



1978年9月,王利亚在辽宁抚顺航空技术勤务部队业务技术示范表演大会。

我和王利亚来自同一支空军部队,自然可称作名副其实的战友。不过,由于入伍时间错时月余,彼此原籍分属上海、唐山两地,且我又缺席所有战友聚会,因此我们实际上是既未相逢亦并不相识的战友。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那座军营,每年都要迎送无数有志为国戍边的热血青年。近年来,得益于微信群,使我们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近500名新老战友又重新聚集在火红的“八一”军旗之下。

战友们全部为退休老人,在隔屏交流



七步楼不再是一个商贾云集的地方,文化的气息云蒸霞蔚。学校的孩子们来了,藏书爱好者们来了,农民报的小记者们来了,唐山城之外的作家、诗人、学者朋友们来了……

为了能一睹峭岩文学馆、杨立元文学馆和关仁山文学艺术工作室,七步楼不但成了唐山作家、诗人、艺术家经常会聚交流的地方,许多外地朋友也慕名而来。自峭岩文学馆开馆以来,七步楼已举办较大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10余次,七步楼,真正成了文学艺术交流的圣地,唐山文化建设的城市名片,作家、诗人崇敬的学堂。

唐山,这座因煤而兴,因钢闻名,因瓷清秀,后又凤凰涅槃的北方城市,又是一个作家诗人辈出的文学之城。仅在诗歌领域就涌现了李瑛、峭岩、张学梦、李小雨、韩文义、徐国强、东篱等誉满国内的诗人。

唐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2023年以来,按照“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公共文化空间”的部署要求,建设完成80个文化展示类、手工体验类、演艺空间类“名家工作室”,并以此为载体支持各类文化名家更多接触普通群众、更多走进人民生活,更好地发挥示范引领和教化育人作用,影响更多的本土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投身文学事业,创作推出更多更好思想深刻、清新质朴、有温度、有筋骨、接地气的优秀作品。环境好,接地气,家乡情,这也是峭岩文学馆、关仁山文学艺术工作室回归唐山的原因之一。

七步楼,因文化图腾而兴,因文学信仰而发展,为文学而付出走出了可喜的第一步,尚有更高的台阶等待它,任重而道远。

有人说,诗歌是文学中的哲学。有人说,诗歌能使人返老还童。还有人说,诗歌创作是诗人神性的开悟。

关于峭岩先生,《峭岩传——青铜的天空》的作者绿岛却说,诗歌是一位老师将一件红色的毛裤穿在少年的身上,是爱,是温暖。这爱这温暖是可以传递的,这爱这温暖是要生长的,因此,峭岩先生的诗歌以大爱照耀着中国的诗坛,成为一颗太阳。

在展墙上,人们打眼看到两本长诗的版本,格外引人注目。当一位八十多岁的老诗人将创作的《七月!七月!》《八月!八月!》奉献给新时代的时候,中国的诗坛能平静吗?

峭岩,被业内誉为“一名在长诗领域中累年耕耘、堪称功勋卓著的老诗人”名副其实。那一部部长诗里,流淌着对民族英雄的崇拜,对军旅战友的敬爱,对和平横

# 隔屏相识的女兵(上)

□ 张树田

中,王利亚,这位16岁即投身军营的女兵以其不凡的经历,娴熟的文笔,热情的风貌,杰出的贡献,渐渐走进我的视野,成为相识恨晚的忘年之交,并令我生出几分敬佩。

老黑山,隐匿于中俄边境崇山峻岭中的边防前哨阵地,是王利亚步入军旅的起点,也是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所在部队的基层站点。我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下基层讲用曾光顾那里。多年后我在报纸上撰文,留下了如是回忆:“上山之路逶迤曲折,刚走了半程,由于纬度和季节的原因,天色渐暗,山路两旁犹如埋伏着千军万马。风吹树动,哗哗作响。松林深处,不时传来黑熊和野猪的吼叫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后来我读罢王利亚回忆在那里度过艰苦岁月的数篇文章,才猛然意识到,我那仅仅停留一天浮光掠影式的观感和她十多年的长期蹲守山头的实际体验相去甚远。

日本侵华期间,在黑龙江省东宁县构筑了中外闻名的东宁要塞,亦称东方马其诺防线。由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当年曾在那里疗伤并写下回忆录,朝方为此专门投拍了一部大型宽银幕电影《老黑山的传说》。而王利亚所在的老黑山正是散布于东宁要塞的17处地堡群中的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王利亚和战友们就住在山间废弃了几十年的阴暗潮湿的地堡和搭建的简易房中。饮用水则全靠下山取河水解决,大雪封山、河水冰冻的季节,还需破冰后用脸盆一点点传递到拉水车

上,在零下30摄氏度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因为缺水,指战员们自觉惜水如金,洗澡绝对是一件奢侈之事。战友们发明用雪搓澡之后,有人发出“一三五不洗,二四六歇着,星期日干搓”的慨叹。

老黑山的主食主要是高粱米、大碴子等粗粮,地产木耳为副食,果蔬极为少见。记得那次我传经送宝,站领导特意从山下买来野猪肉、清一色的木耳菜用于款待。久而久之,清苦的生活几乎使每个人都生了虱子。老兵们向王利亚这些娃娃兵传授经验,入睡前要将衣裤置于户外,这样既可解乏,还可将虱子冻死。羞涩的小姑娘们瞪大双眼听得出神,次日,果然见老兵们晾在户外的衣裤上被扫下白花一片冻死的虱子。

传授真经也好,搞恶作剧也罢,王利亚这个来自大上海优渥干部家庭的女孩显然不会效仿老兵们的做法,但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特别是亲眼目睹了年仅19岁的年轻战友陈忠山因下山拉水而不幸牺牲的场面之后,从未远离家门的王利亚承认自己曾一度苦闷、彷徨甚至动摇。特别是有一次,看到酱油缸里一块黑乎乎的咸菜竟是一只硕大的死老鼠后,吓得躲在被子里大哭一场。以致后来有人搞来4只熊掌,请她品尝这美味珍馐,不禁使她又联想到那只老鼠而不敢问津。

在朋友们、战友们善意的笑声中,王利亚陷入了沉思,想到周围站点的开拓者们,不少是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他们栉风沐

雨,常年坚守在冰封雪固的山头上,毫无怨言的乐观主义顿时令她热血沸腾。想到母亲在她同样大的年龄即投身抗美援朝的战场,为国献身的精神顿时化作强大的基因,在她周身涌动。她暗自告诫自己:“我是一名战士,要有献身精神。”

她自此变得愈加坚强,愈加坚定了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决心和信念。那年王利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并在山头离群索居的几千个日日夜夜里,在教导队俄语培训10个月的基础上,向书本学,向老同志学,在工作实践中学,业务水平迅速得以提高,并在同批士兵中最早提干,很快成为全队的业务骨干。后来,王利亚成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的资深翻译家,她笑言是老黑山的风水好。其实这个中的甘苦,战友有知,苍山作证。

世纪之交,王利亚三次重返老黑山,她特地选择在继任者留在山崖上“魂系黑山”四个大字前留影,感恩部队这个大熔炉、大学校。在陈忠山烈士的墓前,山花烂漫,荒草萋萋,她庄重地献上军礼。环绕坟莹洒下烈士为之牺牲的涓涓清水,此刻远山不时回响起王利亚等几位女兵的深情呼唤。

部队始终关注着王利亚的成长与进步。1972年,入伍仅3年,时年19岁的王利亚入党申请被批准。1978年,入伍第9年,王利亚当选为原沈阳军区空军党委委员,并于同年以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的身份坐在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 文学艺术交流的圣地

——峭岩文学馆巡礼(之三)

□ 刘长明



后,峭岩先生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带着长诗《八月!八月!》面世。全诗以十八个章节构成,全诗不展开历史事件,而是把历史事件隐含在其中,诗意地散落在激情叙述的意绪里,通过意象的营造、语言的勾勒,而使事件更加诗化化和典型化。诗的大气与冷峻,务实与哲思,那些直抵灵魂、直戳心头的句子,充分表现了作者对现代诗歌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以及驾驭现代诗的能力和锐意创新精神。全诗的主旨精神、语言精华,都沉浸、揉合在高亢、清丽的声音之中,感动了所有与会者,人人为之而鼓舞,而动情。

峭岩在《八月!八月!》序歌中唱到:“凝视的目光和沉思/注定,是我心灵的约定/我总是打开八月白云缀挂的天空/读着它的文字和伟岸/它站立的姿势是枪的姿势/它含着激情是火的喷射/八月的风采独立于世界/它是独一无二的奇迹/我将怎样描述我与八月的情缘/倾吐一位老兵对八月的畅想/我以八十岁熔炼的目光/注视着八月的魂魄/它一波金,一波红地泛起/一阵雷,一簇火地泛起/枪的大森林,剑的大山脉啊/一条钢铁熔岩的大河呵/我活在它的脉搏里/追逐和飞翔。”

此诗以极大的气场震撼出场。这是一部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长诗,这是一部奉献给中国军人的情诗,这更是一束鲜活的不畏风暴的橄榄枝。

著名诗学理论家、文学评论家谢冕先生在《八月!八月!》序言中评价道:新时

代的潮流,催生着现代诗的蓬勃发展,也催生着一代老诗人的青春活力。在我的视野里,峭岩是典型的一位。吴思敬在评论中说:“峭岩的诗歌创作进入一个井喷期状态,又一次焕发而进入第二个青春期。”当然,依据的是在古稀之年,连续出版了长诗《遵义诗笔记》《烽火之殇——李大钊诗传》《晚你一千年》,被称为“峭岩史诗三部曲”,在诗坛乃至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峭岩创作的长诗《八月!八月!》,是继他的长诗《七月!七月!》之后的又一部主流诗歌。是献给建军一百周年的扛鼎之作。这样的大题材,充满强烈政治意味的大题材,如何表现得到位,又不落旧的、传统的窠臼,走出一条新的路子,是诗人面临的一种挑战。无疑,峭岩在这方面有了新的觉悟,又有了大胆的尝试,在传统的基座上,开了先河,即以短诗的结构、以高蹈的态势,在一个大的气场氛围里,完成了对宏大主题的书写,张扬了诗意的主导作用。诗歌要进入意境的层面,想象的层面,人心的层面,这是唯一的审美高度。《八月!八月!》从长诗的书写方式上,我以为峭岩开启了创新的大门,而且步子如此稳健和扎实,值得讨论和关注。

《七月!七月!》《八月!八月!》和《十月!十月!》(待出版)作为中国“红月长诗三部曲”,将再一次对中国大地上的诗歌进行现实与历史价值的拷问。



## 故乡

□ 周立永

一首名为《老屋》的小诗触动了我让我的思绪翻滚脑海中我的故乡如画卷般铺展忍不住提笔落墨

故乡啊你虽然没有离我千里万里但是每每想到你我就想走进你融入你只是因为我是真的爱你

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曾经的泥巴路故乡的袅袅炊烟还有那淳朴的乡音早已融入血脉

那是一个不足500人的村庄村西是燕山余脉的十里长山

那一道道岭,一道道峰上面有我儿时踩过的足迹我曾在山顶追逐那迎风的蝶

那抗日战争留下的掩体窝窝曾是我们儿时藏身嬉闹的场地细细找寻还有曾经的痕迹

后山坡的松柏依然执着的等待等待离乡的游子再次踏进丛林把那金黄的松蘑采回

前山的果树树龄真的好大每年的春天白的梨花,粉的桃花长长的栗花依然不谦虚地招摇着真正成为了蜂的世界花的海洋归来吧游子莫负了花儿的等待

如果实在没时间那就秋天来年少时爬过的枝丫现在还有把成熟的果实摘下放到嘴里那才是日思夜想的故乡的味道

村东的大桥更是写满了回忆桥下是蜿蜒数里的还乡河曾经的我们在桥下的水里洗过澡摸过鱼扎过青蛙捉过虾喝过泉水洗过衣

再看看桥的闸板上你爬过的痕迹至今没能抹去

再次踏入那陌生又熟悉的老宅闻到的依然是妈妈的味道灶膛里喷出的火苗把水烧得滚烫那柴火的味道又香又甜噢我知道了也许那灶膛的余火里埋着地瓜埋着玉米那无与伦比的世间美味就藏在那里

灶台上腾升到屋顶的热气那是蒸蒸日上日子那是母亲唤儿回家的讯息

故乡啊我的故乡你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有魔力我们不止能幸福地回忆过去更能够感受现代的富足和美丽

水冲厕所太阳能发电柏油马路通向山底汽车轰鸣农业机械作业夜晚的路灯广场的广播换成舞曲

闲时捡点蘑菇,采点山菜花前月下打卡拍照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属游泳健身已惠及每位村民

故乡啊你的孩子到大山的外面看了闯荡了可是当别人提到故乡二字时你的孩子又想你了